

主编 钱谷融

近人书话系列

林琴南书话

吴俊 标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

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2 【近人书话】

叙略

因为写了那篇几乎是“臭名昭著”的《致蔡鹤卿书》，林琴南在新文学者的笔下，便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反派角色。特别是在新文学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一度风骚独领的林译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显出了落伍相。等到它们为他再次赢得身后名的时候，时光已流去了半个多世纪。纵然如此，林琴南也终于未能洗刷掉保守、顽固的痕迹。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依然还处在新文学的传统之中，何况林琴南还有一个更狠毒、极阴险的劣迹在案——据说他在《荆生》、《妖梦》中将镇压新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伟丈夫”即北洋军阀将领徐树铮的身上。好在枪杆子没有受到笔杆子的挑动，林琴南虽然有些悻悻然，却与一场可能的“血债”划清了干系——这为后人重新打扮他的历史减少了顾虑。在崇尚宽容的时代，他越来越有理由得到幸运的待遇。

说到底，顽固派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史称“林译小说”），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对第一代新文学者的影响，称得上是其功甚伟的。这里可以化用一句经典的说法，视白话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林琴南，恰恰是用文言小说催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这大概是他意想不到的。

不过，林琴南也有过被视为“激进分子”的历史。甲午战败后，维新之议又成一时舆论，林琴南热心时政，俨然以谈变法为日课。是时，他有《闽中新乐府》一卷行世，其门弟子

说：“全诗皆刺讽旧习，倡导新政之作。其时……变法之议尚未广，而先生日与友朋商讨时政，愤念国仇。后生小子，有以当时新党疑先生者，宜也。”（朱羲胄述编《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春觉斋著述记》卷二）要说林琴南之为“新党”，被时势所裹胁只是一种外部（社会）原因，此外，应该还有属于他个人主观上的条件。那时的林琴南，正是四十多岁的壮年，遗憾的是，自一八八二年（三十岁）中举后，十几年虚掷了，他还是未能进士及第。这对他以功名求仕的心愿，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打击。用后来心理学的术语来形容，林琴南恐怕正处在一个“中年危机”期吧。那么，他对于时政也该是有牢骚要发的。同样就在这一时期，一八九七年中，他开始了“林译小说”的口述笔译，第一篇就是著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八九九年印行）。预料未及的成功，使他再接再厉，一发而不可收。从此，“新党”林琴南渐渐淡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春觉斋，望瀛楼和烟云楼中的翻译家的身影了，虽然他并不懂任何一种外国的语言。

太多的事实能够证明，林琴南终究缺乏“新党”到底而成为“革命党”的思想根柢。外国小说也帮助不了他的思想进步。相反，情系旧朝的保皇心迹倒是一再显露，且自以为高洁有节操。他曾十一次谒清陵，还有一篇感激涕零、竭诚表忠的《御书记》，其中说：“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终始也。”然而，他最终还得无可奈何地走过辛亥，食禄民国，只能在心里摇摇摆摆地做他的遗民了。如此，他的抱守文言，丑诋白话就无可怪了。否则，就要连文化上的信仰也无处寄托了。

林译小说用的是文言，译笔与“严译名著”可称双峰并峙。但严译遵守的是改良后的桐城家法，林译则颇有一种直追唐宋大家的用心。并且，他对桐城文章还多少有些瞧不上眼，

2 【近人书话】

对时人视其为桐城一派中人，多次耿耿置辩，坚不领情。他是有抱负且极为自负的文人，在文章之道上尤其为甚。他所五体投地服膺的文章大家，说来只有四个人，即左（《左传》）、马（《史记》）、韩（愈）、欧（阳修）。此外，除庄（子）、班（固）、柳（宗元）、曾（巩），“不敢问津”。对八大家中的“三苏”，他明确表示过不以为然。但对明代的归有光（震川），又青眼有加，自陈“数周其集”。其中的道理也很明显，震川是古文唐宋派的大家，堪称明代文章的第一人。自此以下，桐城领袖的“方、姚二氏，略为寓目而已”。（参见《〈震川集选〉序》等）此中可见林琴南文章的取法所在和自视之高。

林琴南无疑是以中国文章正传自视的人，他曾悉心评选先秦至清的各代文章，发挥己意，潇洒褒贬。对于同时代的文章巨子，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他都讥之为旁门左道，不是正途。他说：“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属谁？彼割裂古子，填写古字，用以骇众者，且持古文宜从小学入手之论”云云，显指章太炎而言。又说：“所苦英俊之士，为报馆文字所误，而时时复搀入东人（按指日本）之新名词。”则似贬斥梁启超一流的新文体。（参见《〈古文辞类纂〉选本·序》等）比较而言，他倒是从西洋小说中看到了堪与《左》、《史》异曲同工的好文章。林琴南固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故事，同时，也因为西洋故事的写法、文意与左、马文章颇多暗合。如称英国司各德，“可侔吾国之史迁”，“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论及他所推崇备至的迭更司、哈葛德，更是每每与《史记》、韩愈文章相提并论。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打算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外，还有一种提供文章作法的用意。既然中国文章衰弱已极，倒也不妨学学洋人，再暗中塞入自己的私货。说来也有那么一点拿来主义和“曲线救国”的味道（他说过“文运之盛

衰，美国运也”）。

林琴南视文章之事既关文运，更关国运。他的强调文章正传和译述西洋小说，大节宗旨便在此。他说自己宁为国而做“叫旦之鸡”以警醒青年学子。感情之壮烈，读之不能不耸然动容。（参见《〈爱国二童子传〉达旨》等）可惜他的思想仅仅停留在“变法”、“立宪”的地步，只可与康长素为伍，已难同梁启超对话。思想之不能与时俱进，这是林琴南的悲剧。真难为他一生竟也译了一百八十多部西洋、日本的近代小说。

林译小说虽已时过境迁成为明日黄花，今人如非从事专门研究，大概也没有再读的兴趣了。但是，从林译的序跋中倒是可以非常亲切直观地体会到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外文学（思想）的沟通方式。即使作为闲时文章，读来也是可以长长见闻阅历的。此外，林琴南的那些古代文论，毕竟有他的独家心得，且与他的译述活动（宗旨）有关，两相参照，不失为增加读书趣味之一法。缘此，本书将林译序跋勒为一编，名之曰“异域稗贩”，而将他的文章之论辑为“中土文录”。“文录”中体例较杂，除序跋外，另收适量相关的书启、赠文、短论等。合之称为《林琴南书话》。

林琴南著述的著录，多选辑而无全本。即便本书所主要采辑的《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世界书局，一九四九年印行）也非完璧，何况此书现在已属寻觅维难。编者幸得苏骅先生襄助，又旁摭众书，端正标点文字，尤重林译序跋的网罗，终乃不免谬漏。唯盼博雅之读书君子，不弃赐教，是为幸事。

吴 俊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目录

叙略	1
----	---

异域稗贩

《巴黎茶花女遗事》序	3
《黑奴吁天录》序	4
《黑奴吁天录》跋	5
《伊索寓言》叙	6
《伊索寓言》识语	8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叙	14
《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序	16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	18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	20
《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	22
《迦茵小传》小引	24
附录：买陂塘并序	25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	26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译余剩语	28
《斐洲烟水愁城录》序	30
《鬼山狼侠传》叙	32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34
《玉雪留痕》序	36
附录：齐天乐	37

《洪罕女郎传》序	38
《洪罕女郎传》跋语	40
《蛮荒志异》跋	42
《海外轩渠录》序	43
《雾中人》叙	45
《橡湖仙影》序	47
附录:摸鱼儿(咏安琪拉)	49
小重山二首(咏佳而夫人)	50
《旅行述异》序	51
附录:《画徵》篇识语	53
《神枢鬼藏录》序	55
《金风铁雨录》序	57
《红礁画桨录》序	58
《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	60
《拊掌录》跋尾	61
《歌洛克奇案开场》序	65
《大食故宫余载》识	66
《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67
《滑稽外史》短评	71
《花因》题	74
《剑底鸳鸯》序	75
《孝女耐儿传》序	77
《双孝子喂血酬恩记》评语	79
《玉楼花劫》序	82
《块肉余生述》前篇序	83
《块肉余生述》后篇识	85
《贼史》序	86
《髯刺客传》序	87

《恨绮愁罗记》序	88
附录：非色野官词六首	89
《电影楼台》序	90
《蛇女士传》序	91
《不如归》序	93
《英国大侠红紫路传》序	95
《彗星夺嫡录》序	96
《钟乳髑髅》序	97
《西利亚郡主别传》识语	98
《冰雪因缘》序	99
《玃司刺虎记》序	101
《黑太子南征录》序	102
《脂粉议员》序	103
《三千年艳尸记》跋	104
《残蝉曳声录》序	105
《古鬼遗金记》序	106
《离恨天》译余剩语	108
《深谷美人》叙	112
《鲁滨孙漂流记》序	114
《荒唐言》跋	116
《鱼雁扶微》序	117
《云破月来缘》序	119
《鹰梯小豪杰》叙	120
《血华鸳鸯枕》小引	122
《孝友镜》译余小识	123
《膜外风光》序	124
《怪董》跋	126
《洞冥记》跋	127

《梅萼》发明	128
《兴登堡成败鉴》序	129
《埃司兰情侠传》序	130
附录：金陵骑客译《露漱格兰小传》序	131

中土文录

《闽中新乐府》序	135
《畏庐诗存》序	136
《践卓翁短篇小说》序	137
《畏庐痴语》序	138
《劫外昙花》序	139
《修身讲义》序	140
《庄子浅说》序	141
《中国国文读本》序	142
《〈古文辞类纂〉选本》序	146
《评选船山史论》缘起	149
《左传撝华》序	150
《震川集选》序	152
《后山文集选》序	153
《淮海集选》序	154
《虞道园集选》序	155
《欧孙集选》序	156
《嘉佑集选》序	157
《元丰类稿选本》序	158
《柳河东集选本》叙	159
《刘宾客集选》序	161
《刘子政集选》、《刘子骏集选》序	162

《唐荆川集选》序	163
《方望溪集选》序	164
《汪尧峰集选》序	165
《谿东父子集》序	166
《选评蔡中郎集》序	167
御书记	168
《灯昏镜晓词》跋	169
《西行日记》书后	170
《周莘仲广文遗诗》引	171
包天笑著《留芳记》弁言	172
《中华大字典》叙	173
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	175
与国学扶轮社诸君书	177
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	178
再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	180
致育德中学青年的信	182
与胡孟玺论诗启	183
与胡生孟玺论文书	184
论古文虽为艺学然纯正者乃可载道 ——中央孔教会讲演(甲寅)	186
论文	194
赠马通伯先生序	201
郑苏堪六十寿文	202
赠高梦旦序	204
致蔡鹤卿书	205

◇ 异域稗贩

|

【近人书话】

《巴黎茶花女遗事》序

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黑奴吁天录》序

考美利坚史，佛及尼之奴黑人，在于一千六百十九年，荷兰人以兵舰载阿非利加黑人二十，至雅姆斯庄卖之，此为白人奴待黑人之始。时美洲尚未立国也。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迹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夫蝮之不竟伸其毒，必别啗草木舒愤，后来触死茎亦靡不死。吾黄人殆触其死茎乎？国蓄地产而不发，民生贫薄不可自聊，始以工食于美洲，岁致羨其家。彼中精计学者，患泻其银币，乃酷待华工以绝其来，因之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绥慑，不敢与争。又无通人记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献者，独《黑奴吁天录》耳。《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为美女士斯土活著。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之足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

是书假诸求是书院，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余泚笔记之，凡六十有六日毕。

光绪辛丑重阳节，闽县林纾琴南于湖上望瀛楼。

《黑奴吁天录》跋

斯土活，美洲女士也。卷首署名不以女士加其顶者，以西俗男女并重，且彼原书亦不自列为女士，唯跋尾见之，故仍而不改。斯氏自云：是书多出诸一身之闻见，本事七八，演者二三耳。卷中士女名多假托，实则具有其人。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近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向来文明之国，无私发人函，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谓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若夫日本，亦同一黄种耳，美人以检疫故，辱及其国之命妇，日人大忿争之，美廷又自立会与抗。勇哉，日人也！若吾华有司，又乌知有自己国民无罪，为人囚辱而瘐死耶？上下之情，判若楚越，国威之削，又何待言！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

辛丑九月，林纾识于湖上望瀛楼。